

### ◆三谷博“重启东亚历史对话——北九州蒙古袭来会议”

2017年8月7日，“国史对话”圆桌会议拉开序幕。虽然说本次会议是此系列会议的第二回，然而事实上，去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是预备会议，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本次会议就是第一次正式会议。东亚各国拥有独立的“国史”，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召开“国史对话”的宗旨就在于试图填平鸿沟，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共识。“国史对话”由渥美财团常务理事今西淳子女士命名。

我们计划组织四次圆桌会议，以涉及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事件为主题，邀请各国史学家进行讨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元寇”（日方指代蒙古入侵日本的历史术语），以此为起点，每次会议逐次推进时代，讨论各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系列圆桌会议选择涉及东亚各国的历史事件作为主体，被邀请的人士自然以国际关系专家为主。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邀请了日韩本国史专家。本次圆桌会议的核心目标还有下述两点：一、本国史专家平时并不关心国际关系史以及其背后隐藏的政治目的，所以我们想考察当这些史学家将如何应对本次圆桌会议；二、本国史专家是否认可本次圆桌会议的意义。因此，我们组织了中日韩三国同声传译团队。历史学术语晦涩生硬，传译的难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团队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在此向同声传译团队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选择“蒙古袭来与13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这一主题，就是旨在——无论对话的结果好与坏——让东亚各国国民坐到对话桌前来。在21世纪初，东亚各国一度积极组织了共同历史研究，然而本次会议如果生搬硬套当年的会议形式，那么日本人只能自动坐到被告席上。如此一来，跨国学术会议便不能满足平等对话的条件。何况在如今领土纷争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之下，日本学者淡出东亚跨国学术会议呢。

因此，“蒙古袭来”这一主题的特点就在于时代久远，各方人士可以对此次历史事件保持心理距离。那个年代的东亚三国国民，以时下流行的词汇来形容，那就是“大家都是受害者”。高丽被置于蒙古帝国的严格统治之下；中国出现了蒙古王朝；日本成功抵挡住了蒙古袭来，损耗却巨大。正是因为三国都是受害者，所以本次会议具备了进行冷静客观讨论之条件。我们虽然邀请了蒙古史学家，但他们并没有被视为侵略者之子孙后裔。日本人普遍接受蒙古相扑选手剑指横纲之位（译者注：日本相扑运动员的最高级称号），没有把蒙古人与元寇联系在一起。在此次会议召开期间，韩国史学家也不曾表现出谴责蒙古史学家的态度。

虽然如此，本次圆桌会议也不是完全处在政治“磁场效应”范围之外的。元朝究竟是也可蒙古兀鲁思（译注：蒙古帝国的蒙语名称）的一员呢，还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呢？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蒙古省的蒙古史学家，以及汉族史学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我没能完全理解三方人士意见的方方面面。葛兆光先生指出，对于元朝的属性问题，中国国内史学家当中，也有人认为元朝是具有双重性的。在国际史学界当中，以现今国家之政治结构直接映射古代世界常常被视为是一种时代错误（anachronism），史学家予之以猛烈的批评。然而在东亚，各方政府和舆论往往掉入时代错误的陷阱之中。试问这种自掘坟墓，见笑大方的行为是否算是明智之举呢？

本次圆桌会议，以下三个场面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首先是四日市康博先生的发表。四日市先生指出，忽必烈其实积极筹划第三次对日侵略行动，过早来临的死亡断送了他的计划；越南和爪哇（元朝居然侵略如此遥远的国家！）在打赢保卫战之后，立即向元朝朝贡。日本在打赢保卫战之后，虽然重启了贸易活动，但并没有积极修补外交关系。我不禁感叹日本对于国际关系的迟钝，以及背后隐藏的天然孤立性。

其次，蒙古统治之下的高丽也是印象深刻的。假如日本被蒙古征服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天皇家族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也有可能延续下去。就像李明美女士在发表当中所提及的那样，天皇家族的分支极有可能效仿高丽王室而选择依附元朝，迎接元朝公主下嫁。我认为，这场思想实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天皇制度这一近代日本史的难题。

提到高丽，赵阮教授介绍的饮食文化变迁也饶有兴味。高丽王朝所信奉的佛教原本禁止荤腥，在蒙古统治之下食肉习惯蔚然成风。政治统治即使结束了，形成气候的饮食文化是不会有变化的。在俯瞰历史长流时，我认为生活文化史的重要性甚至是超过政治史的。家族结构、男女关系的变化也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支柱之一，这种两因素是否在经历异族统治的过程当中出现变数呢？就李氏朝鲜而言，直到 19 世纪初为止，一般是母亲的家族负责养育子女。那么，蒙古公主所生的孩子，究竟是在哪里长大的？是宫廷内？还是在宫廷外？再者，按照中世纪蒙古的习俗，孩子由父母哪一方家族来负责养育的呢？一环扣一环，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疑问。

当我们站在观察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变迁的立场时，本次圆桌会议的研究发表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当时的国际关系，并启发了当时各国社会结构之变动。不知在场的日韩本国史专家作何感想。我相信两国专家是聆听了会议发表的，但如果这些老师们能够进一步积极参与会议当中来，向发言人提出问题的话，我想讨论会更加精彩。我在综合讨论的结尾引用了某位老师“出席国际会议不提问，就得挨罚款”的名言警句，敦促诸位发言。我原本打算在会议开场引用这段话的，无奈忘记说出来，真是后悔莫及。邀请人士不鸣则已，一鸣则惊人，提出来的问题各个都有见底。我真心希望下次会议的邀请人士积极提问。

会议历时三天，由于第二天全天安排了发表，我在第三天早晨做综合讨论时，坦白而言，困顿不已。然而，负责主持的刘杰先生做出了精彩明晰的总结概述，韩方负责人赵珖先生也言简意赅地整理各个发表的论点，为综合讨论做了良好的铺垫。赵先生在百忙之中赶来参会，实属难得。我相信，下次在首尔举办的会议，必将更加有趣，有意义。

<三谷博（みたに・ひろし）MITANI\_Hiroshi>

1978 年修完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国史学专业博士课程后退学。曾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助手、学习院女子短期大学专职讲师·副教授、1988 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副教授之后、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现为迹见学园女子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东京大学）。专业领域是 19 世纪日本政治外交史、东亚区域史、民族主义·民主化·革命比较史、历史学方法论。主要著作：《明治维新与民族主义—幕末外交与政治变动》（日文、山川出版社、1997 年）、《思考明治维新》（日文、岩波书店、2012 年）、《爱国·革命·民主》（日文、筑摩书房、2013 年）等。合著有《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日中对话的尝试》（日文、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 年）（与刘杰·杨大庆等）等多部。